

略论明代医家命门观

天津中医学院 (300193) 杨毓隼

“命门”一词,始于《素问》,“命门”立言,肇于《难经》。随着易水学派对内伤杂病的研究,明代医家对命门说,饶有心得,如孙一奎,赵献可等辈多有探讨。本文就此做一简论。

1 各家命门观

1.1 一奎命门观

孙一奎认为两肾之间乃是命门。他在《医旨绪全》中说,阴精阳气结合伊始,妙合而凝,男女未判,先生两肾,“如豆子果实,出土时两瓣分开,而中间所生之根蒂,内含一点真气,以为生生不息之机”,这真气既称动气,又叫原气,唯其动而不已,才能生化无穷,为性命的根本,至于两肾虽属静物,其间却为原气之所系,应视为阴阳的根蒂,造化的枢纽,性命的门户。可是他对命门生理作用的描述,本于《难经》,而详于《难经》。同时对于命门的位置,有别于《难经》“左者为肾,右者为命门”的观点,孙氏以“两肾即两腰子,皆裹于脂膜之中”,命门只是肾间原气而已,并无形质可征,既无动脉之形诊,又无经络之可指。但他根据人身“左血右气”之论,认为言右肾,则原气即在其中,说明他对命门的居位,仍未完全摆脱传统之说的影响,立命门在两肾之间亦论据不足。此外孙氏坚持《难经》命门——原气说,反对命门主火之论。

1.2 献可命门观

赵献可尤其突出命门在人身的重要地位,将其尊为性命之门,位于心之上。他在《医贯》中指出,既言“主不明,则十二官危”心包括在十二官之内,则“主不明”之“主”,非心主而是命门。然《内经》不称“命门”,而名之曰“小心”,正合《素问·刺禁论》所谓“七节之傍,中有小心”之旨。他明确指出“越人谓左为肾,右为命门,非也,命门即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之间,当一身之中,是为真君真主”。赵氏援引“小心”之说,作为阐发命门的依据。赵氏认为,命门的真谛是“火”,“火为人身之至宝”。火为阳之体,造化以阳为生之根,故人身亦以火为生命之门。命门所以称为性命之本,即因其中有火的存在,生机之衰旺仰赖于火的强弱,此与孙一奎将阳气、原气与火割裂看待显然不同。他的结论是,欲养生治病“的以命门为真主,而加意于火之一字”,至于命火的原理是:以一阳陷于二阴之中,一阳为火,二阴为水,因而命门是水中之火,乃是“水养火”,实属先天无形之火的范畴,这就为后世命门之火生理概念,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赵氏之所以阐发命门说,意在强调人身水火阴阳的重要性,故在临证上瞄准了水火阴阳二气的盛衰,“取之阴者,火中求水,其精不竭,取之阳者,水中寻火,其明不熄”。以八味丸补真火,六味丸补真火,

特别是八味乃抓纲治本的关键神剂,对此应用,他做了多方面的论述。

1.3 景岳命门观

从《景岳全书》、《类经附翼》有关章节里,可以看出张景岳的命门概念。他将命门一指肾之“精室”,一指男女生殖器官(子宫、产门、精关)。他说五液皆归于精,而五精皆统乎肾,认为精并非藏于肾,而是藏于“精室”命门的,故称命门是“真阴之府”。张氏历考《黄庭经》等道家诸书,基于“命门者,下丹田精气出飞之处”,悟出“子户者,即子宫也……当关元气海之间,男精女血,皆存乎此,而子由是生,故子宫者,实又男女通称也”,并且子宫之下的“产门”,男子的“精关”等出入之所,为后天立命的门户,“既知此处为命门,则男之藏精,女之系胞,皆有归着”。

张氏指出,命门“即十二脏之化原”,“为精血之海”,“为元气之根,为水火之宅,五藏之阴气,非此不能滋,五藏之阳气,非此不能发”,显然是强调命门“精室”具有滋养、气化的根本职能,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。张氏将男女生殖功能归属于命门,谓“先天之生我,由此而受”,认为阴阳两精的结合,胎儿成熟后的分娩,都与“产门”密不可分,即所谓“其出入皆由此门”。张氏认为,命门起着调节人体阴阳平衡,维持生命活动的关键作用,“盖命门为北辰之枢、司阴阳之柄,阴阳和则出入有常,阴阳病则启闭无序”,可见张氏将命门主司的部位及对《难经》阐述命门的意义具体化了。

结语:对命门的论述,明代不乏其人,除上述外,如李时珍曾倡命门体用说(见《奇经八脉考》),强调“肾中之火”的生理功能,以相火衰旺作为命门证治之标的。李梴宗《难经》之说,为力“命门下寄肾右”的观点,认为命门居右肾,本身有系如丝,上连心包,下抵尾闾等等(见《医学入门》)。但本文所论的三家命门观,各有不同见解和发挥,对促进命门说的进展影响较大。如孙一奎认为命门在两肾之中,但其间非火非水,不过是肾间动气之所在,是生生不息的机枢。赵献可不仅推论命门在两肾之间,且独倡人身之主非心而为命门,命门之火为人身至宝,其说甚辩。张景岳则令命门形质可依,指为精室,为子宫,使其内容具体化,论其生理作用也更为充实。综观三家共同点是打破了《难经》右肾命门说之旧观,但孙氏仍主张命门为肾间动气,不存在“火”的内涵,无形质可言,仅从功能立论,而张、赵二家观点则基本一致,赋予命门以新的意义。

(参考文献略)

(收稿日期:1996—01—03)